

金  
華  
徵  
獻  
略

金華徵獻卷之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

徐安貞

〔唐〕徐安貞、蘭谿人、舊名楚璧、字子珍、神龍中進士、又登制科、開元中、以武陟尉、遷入殿判集賢學士、遷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帝屬文、多令視草、奉命爲武惠妃哀冊文、稱旨、賜名安貞、累進簡較工部

侍郎封東海子。在中書久。與時宰同事。天寶中。僊果  
棄官。遊衡山。棲止岳麓寺。爲東林掇蔬行者。僞暗數  
年。會治刹殿。選善書者題歲月。題以杖畫地。告衆曰。  
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惟試之。題畢。衆皆驚異。  
後北海李邕過寺。觀其題。驚曰。徐公至此乎。李北海善書會  
書岳麓寺碑一見而知其爲安貞之筆。然則安貞書固有名於唐也。素之則果安貞也。  
遂以道服見邕。曰。朝廷於公已息議矣。因載之北歸。  
至長沙。謂守曰。瀟湘逢故人。不然委頓巖穴矣。歸隱  
九峯山。卒。贈尚書。畫襄陽圖。詩曰。畫得襄陽郡。依然  
記昔遊。峴山思任馬。瀟水憶回舟。丹壑常含霧。青林

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從駕溫泉宮日。神  
女調溫液。年年侍聖人。試開臨水殿。來洗屬車塵。煖  
氣隨明主。恩波浹近臣。靈威自無極。從此獻千春。送  
丹陽採訪曰。郡縣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爲憐鄉路近。  
不道使車遙。舊俗吳三讓。遺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  
天子聽謳謠。送王判官曰。明月開三峽。花源出五溪。  
城池青壁裏。烟火綠林西。不畏王程促。惟愁僊路迷。  
巴東下歸棹。莫待夜猿啼。聞隣家理箏曰。北斗橫天  
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畫閣秦箏逸。知是隣  
家趙女彈。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

重關聽未徹。不如眠去夢中看。

論曰。安貞偽暗。逃死未審。所犯何罪。玩與時宰同事。天寶中懼累之語。則疑其依阿於李麟甫。楊國忠諸人。二奸既敗。因之乘亂逃竄。及考李北海之死。在安祿山未叛之前。則安貞之逃。亦在二奸未敗之際。究竟不知其所以得罪之由。闕而存之。以俟博雅君子。

舒元褒

舒元褒。元輿弟。舉寶曆進士第三人。對策凡三千八百餘言。今採其精語錄之。其論禮樂曰。臣聞禮樂者。

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於下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和矣。神人和則風俗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其論四民之業曰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今士之爲儒非不强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疏鯁直也。農人

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  
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  
其弊自陛下厭樸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  
而賚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  
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  
無捐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  
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其論食貨  
曰。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  
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今陛下  
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趨斧斤之利。耕夫十

去一後官羅紈鉛紅者數千人日費千金耕夫十去  
一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克上方一飯之資費中  
人百家之產耕夫十去一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斲  
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耕夫十  
去一車輿服玩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璠瑁大  
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  
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耕夫十去一假於浮屠削髮  
惑衆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  
耕夫十去一奸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賦厚  
剝其賦以媚於左右耕夫十去一上好珍奇則商通



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耕夫十去一。此數者。乃困人主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欲墾闢之。不情財官之不空。不可得也。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奸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民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故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爲陛下計。不能易此也。元褒既登第。官左拾遺。時溫造爲御史中丞。性剛急。氣凌同

儕道遇左補缺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丞相外無屈避。造棄棧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擯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元褒早卒。故不與甘露之難。

論曰。國運延促。關乎士氣。士氣盛衰。見乎文風。上

忌諱。則士多阿諛。士阿諛。則國無讜論。相沿成習。獨立敢言之氣衰。仗節死義之風息矣。唐世舉子制策。開心張膽。洞達愷切如此。屢經禍亂。而神鼎不移。宜哉。

滕珣滕邁滕倪

滕珣、東陽人。歷任茂王傳。太和初。以庶子致仕。四品給券。還鄉。自珣始。子亦侍御史。白樂天贈詩云。身著錦衣兒戲彩。東陽門外數滕家。其爲時所榮如此。珣所著有國學觀禮詩云。太學時觀禮。東方曉色分。威儀何棣棣。環珮又紛紛。古樂從空盡。清歌幾處聞。六

和成遠吹。九奏動行雲。聖德尊儒業。春和奠茂勳。幸因陪齒列。聊以頌斯文。

滕邁以春色滿皇州詩登第其詩曰藹藹復悠悠春歸十二樓最明雲裏闕先滿日邊州色媚青門外光搖紫陌頭社林榮舊樹太液泛新流暖帶祥烟起晴添瑞景浮陽和如啟蟄從此事芳遊

滕倪邁從子也有秋懷詩曰嫋嫋芙蓉枝灼灼當秋好嚴霜一以列日夜色枯槁詎誰華葉衰柯條不自保軒艾同束薪秋江迹如掃時事多推移江流去浩浩倪嘗至吉州謁邁邁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

也。同間客滿頭。生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又題鷺幃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曰：魏文愛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踈遠也。倪別邁秋試，有千里未知投宿處，前程卽是聽猿時之句。邁餞於大臯之閣，惓然不樂，曰：此生不復與此子相見矣。果卒於商於館舍。

厲玄

厲、東陽人，厲氏在東陽，世爲宦族。高祖文才，貞觀初爲道州刺史，甚有政聲，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里。孫乾曜，高尚有祖風，其子也。舉進士，歷官監

察御史風望甚著、以緱山月夜闕王子晉吹笙題  
登第、其詩曰、緱山明月夜、岑寂隔塵氛、紫府參差曲、  
清宵次第聞、韻流多入洞、聲度半和雲、拂竹鸞鷲侶、  
經松鶴舞羣、蟾光聽處冷、僊路望中分、坐惜十般曙、  
遺音過汝濱、未第時、渡江見婦人屍、收葬之夜夢  
至一處、深山中、洞壑幽奇、明月初上、清風襲衣、不類  
人間景、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遙見麗人、隔林獨咏、  
曰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寤而記之、及入試得  
此題、至項聯、思忽不續、因憶夢中所聞語、用之、竟蒙  
欣賞、舉進士、人以爲掩骼埋胔之報、事載林下詩談、

詩在唐僅見此篇、而名流酌贈之篇多有、厲氏久居東陽、傳世隆永、宋時有仲方、舉武科進士第一、曰汪、舉進士、宰樂清、有仁聲、曰模、以廕入官、至資政殿大學士、朝請大夫、開國侯、爲東陽五府之一、模之孫文翁、登寶佑進士、歷官大府卿、出知紹興府、

論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不長、木之植根不深、則枝不繁盛、從來啟家開族、必有篤行厚德之人、厲御史之事、不見志乘、予閱林下詩、談得之、急登於篇、以爲行善者之勸、儒者諱言感應、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大易之言、夫豈誣哉。

劉昭禹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深、嘗自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嘗曰、五言如四十賢長者、聚於一堂、非屠估所可與也。覓句者、如得玉璽鼎、函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爲宰、後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於桂州幕。中有詩三百首、多不傳。紀事僅得三首、經費冠卿舊居曰、高節終不起、死戀九華山。聖主情何切、孤雲性本閒。名傳中國外、墳在亂松間。依約曾栖處、斜陽鳥自還。懷人曰、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



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  
送休上人之衡嶽。曰。草履初登南嶽船。銅瓶猶貯北  
山泉。衡陽舊寺春風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論曰。著撰之家。采古宜詳。錄今宜慎。自今邈唐。傳  
者不過數人。人不過數言。又從而畧之。則漸滅盡  
矣。矧正始旣杳。巴歛間作。存此數篇。猶見唐音遺  
則。鄧枝崑琰所出誠真。寧須求備。故唐之詩人。苟  
爲發產。皆詳錄所撰云。

俞紫芝俞潛

宋俞紫芝。字秀老。金華人。與黃庭堅。王安石。友善。庭

靈嘗答紫芝寒夜詩、引羊石事、自言上世亦出金華、  
葉石林詩話、以爲揚州人、誤也、紫芝詩、傳者不多、吳  
之器發書錄二首、松風詩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  
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詠草曰、帶雨縈烟古渡  
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野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  
別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萋萋更伴  
王孫去、腸斷東風十二樓、楊慎詞品、又載其臨江倦  
一闋云、弄水亭前千萬頃、登臨不忍空迴、水輕墨澹  
寫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  
展時還似雲開、先生更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

重來紫芝。又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王安石所賞。函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弟澹字清老。亦能詩。善諧謔。洞曉音律。王安石甚喜之。一日見安石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安石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旣過期。寂無耗。公問故。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付酒家償舊債矣。

徐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早從歐陽修遊。登嘉祐癸巳進士。仕至郡博士。修稱其文曰。進如水湧山出。將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則其才亦銳矣、修妻夫人胥氏、墓志無黨、  
代作、又註五代史、

范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蘭谿人、賢良浚之從子、受學於浚、紹  
興中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右史、雖入官、未嘗廢  
學、文詞典雅、尤工於詩、篆楷草隸、皆造其妙、乾淳中  
館閣以文翰知名、與潘良貴遊、清介之操、亦無忝焉、  
自號蒙齋、學者稱蒙齋先生、有詩文集三卷、吳師道  
稱其天才俊逸、詞翰絕人、端臣居蘭邑之香溪、曾祖  
范大錄爲縣吏、持法公平、家雖貧、不妄求賂、中年無

子因迓監司至白沙收一流離女子生一子曰鏐登進士官至太府少卿特進光祿大夫長社郡公鏐二子曰筮爲郎官曰筠以進士歷官提舉累遷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少保長社郡公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曰浩曰洵曰渭曰溶皆進士曰浚獨不仕爲名儒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而端臣獨登進士有聲

論曰從來建家啟族必有寬仁篤厚之德乃能傳世永久而子孫光顯土淺則草木不茂水淺則魚鱉不繁刻薄傳家理無久享范大錄以一縣吏而

子孫之盛如此。豈非持法平恕之故哉。儒者諱言感應。則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予則曰。惠迪吉。從逆凶。二五之多譽。多功。三四之多凶。多懼。聖人之勸戒。夫豈誣哉。

朱臨

朱臨、浦江人、從安定胡瑗授春秋學、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爲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嘗謂孔子歿、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之右者、雖董仲舒、猶拘於穀梁氏、不克別白。

餘可知也。臨以丞相呂公著薦，歷官宣德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

于房

子世封正封

于房，浦江人，父嵩，有學，工文。遭五季之亂，不仕。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爲文精簡，中嘉祐庚子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立璧皆舉進士於鄉。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爲雙璧。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自以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修，修

不許其文、世封慚、修因授以爲文之道、自是文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有方蒙者、受學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房文有曰、陽開陰閤、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

### 錢適

錢適、字德循、浦江人、登熙寧丙辰進士、歷官至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郡開國侯、宣和間、奉祠家居、方臘反、陷婺郡、適避兵蘭溪靈泉寺、被害、事聞、贈大中大夫、適無所不學、晚尤深於麻、爲文章明白簡切、所著文集八十卷、



論曰。揮塵錄方務德聞見手記云。錢遹爲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布失眷。亟上彈章。旣施行。然後謁告。尋遷中執法。吳天用制其詞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擊吳罷之。鄭亨仲云。方臘犯浦江。遹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其渠魁。盛毀時政。魁謂遹受朝廷爵祿之重。乃敢首爲訕謗。亟命殺之。亨仲在浦江。目覩其事。汪彥章詔旨中作遹傳。亦甚詆之。而童庭式文獻錄則云。遹黨附蔡京。再廢元祐皇后。貶及韓忠彥等。難逃公議。至其死於賊。敬鄉錄兩存其說。一說則集衆趨戰而死。一說

則衣冠拜迎受殺。如前說則死爲盡忠。如後說則死爲無耻。而鄭清逸賢達傳則云方臘陷婺州。適逃奔蘭。爲賊所殺。不言其迎。則與亨仲所記不同。靈泉去予家僅十里。予嘗至寺中。寺僧爲予言。昔錢尚書避難至此。匿荷池中。寺僧養鸚鵡。能言。賊問鸚鵡。答曰。尚書荷葉下。索得之。遂遇害。至今故老相傳。當不誣也。亨仲以爲在浦江。親見其事。則適死靈泉去浦江八十里。恐非親見。若果迎賊。何至死於鸚鵡之口。而力戰冒死之說。亦恐未真也。若迎賊而死。何以得贈大中大夫。蘭溪志載靈泉

遇盜事。似刻庭式之論如此。可謂平允。嗚呼。同一事。皆載於鄉曲所傳聞。而互異如此。

鞏豐

鞏豐、字仲至、其家郟之濱城、渡江始居武義、遂爲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丞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濩、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首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於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皆駭、歎以爲不能及、時新延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伏伍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

循程。獨豐抑縱開闔。條疏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若之於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辭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調福建帥幕。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平。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仍奉祠歸。再起提轄左藏庫。復奉祠罷。已而又授宮觀。而豐死矣。時爲嘉定丁丑。年七十。豐旣挾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秘。而徘徊下列。顛仆不起。以死。人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常從呂祖謙遊。又嘗問爲文於朱熹。熹答書畧曰。來論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

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古今體製。推俗向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正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豐性質易。無岸谷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挽。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抵暮而還。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曰。此可以止矣。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顏面。

論曰。豐祖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受業恒數百人。及其來遷。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至豐又從呂祖謙。

得中原文獻之傳。麗澤淵源萃於一門矣。

倪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少豪雋。不羈。喜談兵舞劍。耻爲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建議。遣將出師。掃清河洛。樸乃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爲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其陳恢復之策有三。其一曰。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制於人。今敵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號令未一。屯守未備。陛下宜先發。令諸將水陸並進。衝其屯戍。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所謂

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乃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如此則黃河以南。可傳檄定。此滅敵之策一也。敵以我都吳會。知我重在東南。彼如禦我。大兵大將。必聚於東南。其西北必虛。吾出荆襄之衆。以向宛洛。發隴蜀之師。以入關中。四方震動。敵勢必分。而我專事一方。何有不濟。昔諸葛武侯。嘗欲用吳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蓋普爲先主謀曰。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

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荊州爲吳所襲。而亮失荊州表裏之勢。故不能獨取關中。今吳蜀一家。臂指相連。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擁江淮之師。牽制敵勢。敵勢萃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師。搗其虛。而潰其內。此滅敵之策二也。若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斂江淮之兵。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敵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非所長也。以吾所長。控彼所短。雖百萬之衆。無所用。彼兵深入臨江。不敢輒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其衆必內亂。而自



潰。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擒之必矣。此滅敵之策三也。書成。鄭伯熊歎其胸中甲兵可當一面。卒以無階不得上。而樸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乃兵戰之所自出。於是遍考羣書。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內外境土微塞之遠近。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地可守。猶幸一展其用。暮年而志不衰。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樸爲人好剛負氣。與人多不合。其學本之陳亮。凡有著撰。必寄示亮。亮輒稱奇。他人少知者。年四十七。尚未娶。卒以不能於俗。

以罪廢徙筠陽。雖有奇志。終以寒窶老死。陰翬懷死文章散逸。武夷謝翱選爲一編。其後吳萊乃得其全帖而序以傳之。曰倪石陵先生雜著。

論曰。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而吾婺特盛。時呂成公則談性學。唐悅齋則談經學。而永康陳同甫則推皇帝王霸之畧。而獨重事功。蓋憫南宋王業之偏安。欲振雄豪奇傑之氣。使之通知時務。以救國步之衰也。石陵先生之學。本之同甫。旣而東萊之門。賢者並興。而陳唐之學。漸就衰止。先生乃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呂公。

後。而同甫。嗚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才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後。其素所樹立然也。然而古今之功業。未有不從性命出者。自學者見性不真。以其腐陋拘泥之識。裁制天下。而事以敗也。向使先生不爲龍川所阻。而講求於呂氏之學。必有以化其縱橫跌宕之氣。粹然一歸於醇。雖不必有爲於時。豈至以罪廢乎。吳立夫曰。予過石陵先生所居。則見其山洞湮塞。棟宇傾蕩。堯兒牧豎。猶能示其故墟。而不能詳也。况其所著書耶。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悲夫。

時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尤精史學、詩由盛唐、上追漢魏、文涉宋東都以前、而述古作者、由鄉貢入大學、年六十始登寶祐癸丑進士、初授麗水主簿、改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又改南康軍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或忌其才高、幼以凌躐、未上而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仍奉祠而歸、少章自負高才、登第思欲有樹於世、既爲忌者阻格、自傷不得志、而子女皆喪、鬱鬱不樂、而卒、生平所著易詩書論語孟

子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贲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十篇。總爲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懿稱其清雋峭拔。自成一。家。真一代瑰偉特絕之文。少章居清江爲名族。曾祖汝功。東萊爲其妻邵氏銘墓。汝功三子曰鑑、曰鑄、曰鎮。鑄與東萊同登隆興進士。孫七人。曰瀾、曰因、曰泉、瀾鑑之子。在東萊門最有名。登淳熙進士。知寧國府。終朝散郎。曾叔祖汝翼。東萊銘其墓。朱子爲作慈菴記。而爲其妻邵氏銘墓。汝翼三子曰鎬、曰錡。皆及東萊之門。孫六。曰淇、曰涇、曰溧、淇登紹熙進士。涇嘉泰進士。溧字子溧。東萊門人有學行。

門人私謚夷介先生少章。濶子嘗自叙云。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尊人老輩。翕然從之。叔祖錡。字壽卿。振字長卿。實爲領袖。東萊先生兄事壽卿。而弟視長卿。伯父湮。涇泉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時四方來學者。千有餘人。子湮築室。顏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栢。大皆蔽牛。每休。則同人燕集。而東甌特多。葉公正則。葉水心諱適字正則始介。陳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等居後。最後則劉公茂實。蔣公行一。陳公頤明。皆往來其間。而薛公士龍。諱季宣與葉水心陳君舉鼎立。溫州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偕遊學古。吾宗人是

時皆饒於財。爭先迎款。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每思一時良聚。未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播灑奉鞠臑。從事於其間也。觀少章所叙。其時時氏人物文章之盛。概可知矣。少章詩文。今皆零落。間有存者。予登之金華文畧。

論曰。昔吾讀書合浦寺。堦下隙地。雜草數種叢生。越一年。則別種生。而前種稍衰。又一年。則別種繁。而前種無幾。因思宋時金華之盛。王呂潘唐時。並爲鼎族。至明而呂時二宗無見於志者。潘氏猶盛。王與唐間有人焉。曹子桓曰。年壽有時而盡。榮榮

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何使天彝無數篇詩文。留傳後世。誰知婺州有時氏哉。

喻良能喻良弼何恪陳炳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葆光。母黃氏。時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三百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死。三子皆幼。莫知所屬。葆光盡歸之。三子請分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簪珥。袿裳買書。延師教其五子。一日師與客至。值家乏食。乃剪髮易魚爲饌。師聞而奇之。作詩曰。但教五子登雲去。不管



一家如雪寒。後五子皆以文顯。葆光以良能貴。累贈大。中。大。夫。黃氏封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同年登進士。能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累遷國子監主簿。換忠義傳。起戢國王蠲。終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上之。乞頒武學。授將帥。孝宗嘉歎。顧謂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於屏。闕。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營家圃。曰磬湖。日以觴咏自娛。終焉。鄉人慕之。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

經講義、香山集、家帚編、忠義傳、兄良倚、字伯、  
臨海丞、

喻良弼、字季直、良能弟、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沂  
蔚、與洪邁、陸萬里、爲文字交、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  
卷、從子不伐、侃、演、國、衡、皆進士、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父槩、爲人有謀畧、睦寇發、詣軍  
門獻策、主帥楊惟中、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  
恩州酒稅、管卒謀爲變、密白郡守擒元惡、誅之、轉承  
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奇其材、辟主管本府機  
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槩二子、恪與兄恢、爲文、皆有名

於時渠每語人曰。使吾二子學業有成。不陸沉於世。吾所願足矣。恪與恢益感激。自奮於學。同上春官。恪登紹熙進士。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自此遂不復應試。恪性好古。藏書至萬卷。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海涵地負。絕出於世。釋褐承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作恢復二十策。爲書萬言。詣闕上之。與朝議不合。乃歸。卽其所居。出邑西門十五里。口官塘。瀦水爲湖。治園圃。作臺觀。屋室。植果木。置書其中。而爲文記之。初陳亮微時。人莫有知者。恪一見奇之。卽以其兄子妻之。亮顯。恪已卒。亮乃

爲文祭之、具述其稱揚感激之思、人皆服恪精鑒、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才氣卓犖、面目嚴冷、與人寡合、  
好古文、務爲奇語、登乾道丙戌進士第、爲太平縣主  
簿、著有易解、巖堂雜稿、永康陳亮題喻良弼文曰、烏  
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予熟其四人焉、蓋非特  
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  
三日、念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  
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猶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  
樂稱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  
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

遊。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遊。而於予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疊疊而無厭也。茂恭在日。予讀其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知我者。其稱許如此。

論曰。陳龍川於烏傷四君子。稱許至矣。予欲見叔奇。季直文不可得。陳德先則僅有存者。不稱其所許。其佳者或不傳也。何茂恭文見於金華文獻錄。風致適暢。不失作家規範。嗚呼。士不能卓然自樹。

於千古不遇知評之人。褒揚許與。而欲有聞於後難矣。

### 傅寅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長受業於唐悅齋之門、質疑問難、皆有援據、說齋稱爲益友、及聞其升陟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寅爲學甚博而精、凡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世儒置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僞、謬、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呂大愚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寅嘗

讀文中子、至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歎息曰、周禮太平之書、於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以備凶荒、未必嘗用也、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醫書中一方試之、不效、則以爲其書之害、而盡欲廢之、惜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攷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置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其源、蓋出之悅齋唐氏、寅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稽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廢之故、歷歷如指諸掌、四方來學、恒以百數、每謂古人下學上

達自有次第。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其教人必先小學。使於日用之間。操存持養。與義理相涵。徐及於經世之事。其所論著古軍制。纖悉畢舉。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遽習譎詐之言。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所交皆一時名士。如永嘉戴肖望。葉正則。皆樂交推敬。呂大愚在朝數稱其文學行義。而寅性狷介。無仕進意。又不治生業。黃商謫浙西。廩節遺錢五十萬。卽時散於宗族隣里。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爲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寅遂



爲東陽人。於是二呂及一時名輩皆在黨籍。寅亦杜門不出。而卒寅爲詩閒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子七人。皆克紹家學。猶子定受業朱子之門。而寅子太原。則從楊慈湖學。試漕闈。冠一經。學者以寅所居杏村。皆稱之曰杏村先生云。

論曰。予讀唐悅齋井田綱領上下篇。貫穿周禮博大明確。一一可以繪而爲圖。今觀杏村九等授田之論。其學出於唐氏無疑也。然自秦漢以還。土宇日廣。民數益繁。井田之不可復。猶之蒙恬造筆。蔡倫作紙之後。不能復反而爲竹簡漆書也。苟存三

代聖王之心。卽行漢唐之法。亦堪致治。何必井田哉。然橫渠先生至欲買田畫井。以存三代遺制。其銳欲復古如此。婺州諸賢亦猶此志也。

杜旗旃旂旌

杜旗、字伯高、蘭谿人、兄弟五人、皆工詩文、名藉一時、時稱杜氏五高、旗登東萊之門、兩以制科薦、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皆稱其文、有橋齊集、同甫與伯高書云、足下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叙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

全詞農曰  
杜仲高寓  
於水際  
思夫賦  
高為時所  
累如此

變而至於楚人之辭矣。又云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節奏之間其見稱許如此。所著白頭吟云。長安春風萬楊柳。新人妖妍舊人醜。貧賤相從富貴移。舊時犢鼻今存否。長門作賦價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弟旃字仲高嘗占湖漕舉首所著有杜詩發微癖齋集。其金谷吟云。君因妾死莫嗔怨。妾死君前君自見。高樓擲下如海深。白玉一碎砂中沉。平時感君愛妾貌。今日令君知妾心。其婉麗如此。而尤長於辭。陳同甫稱其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及讀到別處。解時風度緊。離腸盡處。

急知晏原叔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  
長擅美矣弟旂字叔高嘗問道朱子與辛幼安諸人  
遊端平初以布衣召館閣較讐年八十餘陳同甫曰  
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  
春妍以輝映於其間又云仲高之辭叔高之詩皆入  
能品弟旂字季高旂字幼高事無所見何北山有法  
清寺水珠詩呈季高云疊石爲山已浪呼小毬戲水  
更名珠世間何物非虛假還值先生一笑無幼高有  
碎裘集葉正則叙之正則贈幼高詩云杜子五兄弟  
辭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崛令人賞

羈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仲高子去輕。  
字端父。伯高子去僞。叔高子去非。幼高子去華。去僞。  
子濬之。皆有文名。吳師道嘗跋端父墨跡云。杜氏自  
汝霖至濬之。六世仕雖不顯。而文彩聲華。蟬襲不墜。  
亦吾鄉罕有也。當宋季士競舉子業。而杜氏一門咸  
尚古文。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字畫亦  
異。此帖尚存。得山谷老人筆意。

論曰。世傳王氏二十七世。皆擅臨池。此古今僅有。  
杜氏以詩文傳家。蟬襲七代。仕雖不顯。亦已難矣。  
伯高仲高詩古麗峭拔。欲采其生平詮次成傳。及

讀楓山先生蘭谿志。止載諸家評論。蓋其事已無可考矣。

喻侃喻南強

喻侃字伯經、義烏人、良能從子也、受經於永康陳亮、由太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調宣城尉、有境外盜徂入界內、侃登執之、歸於府、府帥臣邱密能之、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侃乃召募足千數而行、道經含山、遇敗兵、譁曰、我兵且潰、糧焉往、民愕視將遁、侃乃命弓率執大斧

臨之曰、設遇敵、尉必死、潰卒訛言惡足信、欲去、視  
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濠、糧有羨、悉歸公府、遷隆  
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爲帥、素知侂能文、侂與屬  
吏迎道左、爲之改容、將論薦之、而德秀去、侂乃以選  
人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侂  
爲人怍怍、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  
必曰、得宜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丞直郎、改奉議  
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等陞朝奉  
郎、初侂久從諸老遊、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  
侂歎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

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卒年八十四。備性  
豪談論古今。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召問人莫能抗。  
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旂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  
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滌乎其  
有味。不以刺文繡爲工。黷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  
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  
者鮮矣。君子以爲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  
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  
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倔起其旁。獨以爲不然。且  
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



子與之談論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尊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世。故與三才竝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畧。明白簡大。坦然而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侃獨出爲諸生倡。布磔綱紀。發爲辭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侃之功也。已而亮爲世議所扼。當路欲擠之死。凡再下詔獄。侃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顧侃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侃所著有

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稿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其類陳亮、亮俾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在其間、獨能探深索隱、每與語、精銳鋒起、亮曰、喻伯強、文翰論議、凜然可畏也。慶元間、貢於鄉、入太學、上禮部皆不得第、乃俛奉南廊對、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乃創射樓、補闕卒時練習、行列整肅、復出他縣、境內多盜、販、袖、鱸、尾、相、銜、不、絕、微、卒、與、豪、猾、爲、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捕、之、寶、慶、初、禮、部、侍、郎、真、德

秀以言事去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罪之舟過富春江南強請見且賦詩爲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爲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戾契可致及陳亮爲當路排陷下大理罪且不測門人畏威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於色貽書誚責同人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卽秉燭爲書數通乃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寃南強爲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爲聞朝廷行一善政輒喜動顏色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肴

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爲文善。他。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梅隱筆談十四卷云。

論曰。宋文憲公云。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居。則。謬。爲。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僞。與。南。強。見。之。必。將。唾。而。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僞。南。強。之。謂。乎。

章如愚陳大猷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幼穎悟。潛心理學。登慶元丙

辰進士、與真德秀同榜、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忤柄臣韓侂胄、罷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山堂羣書考索六十六卷、考索一書、至今猶在、好古家皆購求之、與東萊大事記、仁山通鑑前編、並重爲金華三大書、云、陳大猷、登紹興進士、嘗用朱子釋經法、呂子讀詩記、例、采輯羣言、附以己意、著書集傳、宋季其說盛行、

徐次鐸

徐次鐸、字文伯、東陽人、少負氣、登紹熙進士、又試宏

辭科、嘗做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  
三百卷、自號徐氏唐書、又作唐書釋糾辨謬、十卷、以  
樞庭典故、散在方冊、自建炎以來、攻戰守禦之具、編  
纂成書、名曰中興兵房事類、留西府、嘗尉山陰、著復  
鑑湖議、人以爲確論、以三衢倅還鄉、復入西峴峯法  
輪寺著書、至老不倦、

### 馬之純

馬之純、字師文、號茂陵、東陽人、幼時日誦數千言、十  
歲能屬文、弱冠由太學生、登隆興進士、潛心六經、兼  
通諸子百家書、學成行尊、聲望茂著、著尚書中庸論

語說周禮隨釋類編左傳紀事編年詩文有豫章雜著金陵懷古若干卷從之游者多所成就尤善藻鑑傅相喬行簡在諸生中獨以大任期之卒如所云後爲嚴州比較務時南軒張栻爲守大相賞識終沅州倅旣卒邑人慕其德爲之立坊曰思賢孫光祖

論曰夫言必有徵山堂考索今世尚有其書陳大猷著述東陽志載之徐文伯之文間有存者馬茂陵聲稱藉甚予見其金陵懷古全帖云

南宋書目云王象之有輿地紀勝志載東陽人于同祖有學詩幼蒙中有皇城夜聞唱連珠諾詩云靜夜孤燈人未眠等別行過內門前一聲唱徹連珠諾碧檻朱欄綠柳趁華無所考不爲立傳

華徵獻畧卷之十一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二

潘景憲 神童

宋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穎悟日誦數萬言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試禮部賜束帛後入太學一時大官如汪應辰芮擘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進士調荆門軍學教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一



不赴、請爲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官中都、力請太平州學教授、宰相問故、曰二親俱老、將以便養、他非所望、宰相益賢之、與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祖謙論道有契、遂受學焉。遭父喪、廬墓三年、服除、遂不復仕。景憲既遊呂氏門、因得交朱熹、講論甚契、嘗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遂以女妻其子塾、其學於六經外、兼貫諸史、而於程氏易尤盡心焉。及卒、朱熹銘其墓、潘氏自其祖宗回、由括蒼徙金華、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再傳至景憲、羣從十人、皆有名於時、曰景珪、景憲長兄、仕至尚書刑部侍郎、曰景愈、則

其弟同遊呂氏之門、景憲之子自牧、登慶元進士第、歷太平常山縣令、著紀纂淵源、行於世、

論曰、呂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一則景憲伯父曰好謙者也。一則景憲之父曰好古者也。朱文公於好古則題曰有宋吉士潘伯御之墓云。

### 倪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諸子、入上庠、月書龜列、學者宗之、仍受學於呂祖謙、登淳熙進士、才名藉甚、弟子日進、戶外屨滿、以縣最擢御史、振紀綱、厲風俗、保護善類、數上書言事、遷右正言、進對

上前陳天下利病皆人所難言特薦朱熹可大用未  
幾除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並兼侍講卒  
於位贈右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史稱其公饋不入  
門私書不出國退食蕭然儼若山居其風節如此

### 趙彥秬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春秋左傳作  
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  
使金吾衛上將軍克接伴副使事訖撰敵使問答一  
篇上之轉一官隆興元年登進士甲科授宣義郎累  
遷眉州通判卒有詩三百篇名西征隨筆子淦夫尤

工於詩，號南坡居士。

戚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自幼能力學，長遊昌祖，謙之門。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祖謙每歎美之。紹熙元年，登進士兩科，授郴州教授。學校事興，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爲諫官，諷使贊啟，確然不屑。且乞外，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陳巖肖

陳巖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

侍郎晚躋從官爲時聞人有庚溪詩話二卷

論曰予讀庚溪詩話見子象於詩道甚深其在講  
幄甚承寵注因畧述詩話中語見其大概首一條  
云我宋列聖皆工奎藻藝祖有咏月詩曰未離海  
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混○一○之○象○見○於○此○矣○  
太宗登位尤留意詩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  
製詩賜之宰相李昉年老家居曲宴必宣赴坐昉  
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  
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王時皆榮  
之蘓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

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和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旣而端遂拜相一時明良遇合。賡歌之盛如此真宗於萬幾之暇惟務觀書吟咏。命近臣賡和五經諸史各有詩真好文之主也。仁宗當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山東李庭臣嘗言人有持錦臂鞬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廷臣遂以千金易之嘉

祐初，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上御製詩賜之，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摯遂作有美堂，以侈上賜。歐陽修爲作記，亦人臣之榮遇也。壽聖太上皇帝御製郊廟樂章一十四首，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至於一時間適，遇景而作，則有漁父詞十五章，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孝宗以英睿之資，煥然超卓，居潛邸時，從太上皇視師江上，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有曰：屹然山立枕中流，彈壓江南百二州。已有不戰屈人之意。今上皇躬受內禪，踐祚以來，每懷興復，如新秋過雨，述懷曰：平生壯武

心寬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模須廣大。又曰。虛心欲愛人。忠言資逆耳。朕瘠天下肥。至樂無易此。任賢聽諫。虛已愛民之心。婉然言下。皇太子夙稟岐嶷。其處恭邸。每好爲詩。巖肖時備員講官。每退食。則與同僚稱歎。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灑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也。庚溪詩話稱西郊野叟所著。疑其爲巖肖別號。

曹冠孫德之

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博聞強記、讀書過目不忘、貢入太學、秦檜以諸孫師事之、登紹興甲戌進士、廷唱第



二、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檜死、坐累、去官、孝宗時、有旨許再試、又登乾道己丑進士、累遷、知彬州、轉奉朝大夫、賜金紫、致仕、曾著萬言書、十論、恢復秘畧、收蔽裕民政、要忠言、帝範等文、進呈御覽、及雙溪忠誠堂集、若干卷、

孫德之、字道子、號東白山人、東陽人、博學、瞻文章、登嘉熙二年進士、又中宏辭科、爲國子博士、出倅建寧、擢秘書監丞、有續東萊大事記、進呈、德之初名道子、賈涉客也、涉子似道貴、避其諱、改名德之、德之以涉故、頗依似道、同邑蔣沐、富而好義、德之譖於似道、坐

徙廬陵、鄉人以此短之。

論曰、吾邑喬馬諸公未貴。宗臣獨以名紳居里。爲鄉人所推重。尤延之東陽志序可考也。孫道子續大事記進呈。蓋鉅製也。吳正傳敬鄉錄載其人。併列其文。正傳賢者。慎許與。不得以戍蔣沐事黜之。且二公之文。今皆有存焉。故並著於篇云。

王奕

王奕、字宗甫、明敏好學、能文章、工詩賦、數從陳亮唐仲友遊、爲時器異、其詩類晚唐、一唱三歎、讀者不能辨、傅相喬行簡見其撫孤松詩、吟賞不置、參政馬光

祖評其詩曰。雲情波態。動搖春風。夕秀朝華。映帶秋  
日。而太常博士胡助則評之曰。學問淵深。才華浩博。  
耿介之懷。忠義之氣。凜然詞意間。一時名卿驛客。皆  
願交焉。所著有卧雲堂集。

論曰。卧雲先生。予上世高伯祖也。家譜載其遺集。  
蓋搜括會萃於數百年後。求其所謂撫松詩者。無  
有也。蓋不勝杞宋無徵之慨云。

張樞

〔元〕張樞。字子長。東陽人。父觀光。世居邑之南屏巖。號  
屏巖居士。娶金華潘氏。而生樞。潘氏故多書。種駕數

萬卷、樞就外家讀書、遂居金華、樞少聰慧、爽朗、書過目、輒記、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立就、或叩以史事、歷歷如指諸掌、年十四五、作小臣策、譏宋高宗忘親事、仇而擬爲定復兩京之計、前代遺老、莫不稱歎、一日會許謙、叩以高帝何以取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謙大奇之、旣而以書上謁、請就北面、謙不可、曰子長吾友、不當在弟子列、其所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叙事、嘗爲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附以魏吳、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

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實、或僅見於  
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則備載、以明正統、或  
一事數說、必叅訂歸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  
著、繫於各篇之末、名曰訓志、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  
密、可備勸講、朝廷遂取其書、置宣文閣、宋亡、死事大  
臣、概登史冊、其卑官下吏、士卒婦女之死者、史多弗  
錄、樞乃詢諸故老、旁採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  
若干卷、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張曲江年譜一卷、  
詩歌雜文、名敝帚編、若干卷、義烏黃潛稱其言閎深  
浩博、峻厲潔清、而援據精確、議論純正、至於扶善遏

惡。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  
遼金三史。奏辟樞長史。不拜。復再以翰林修撰。儒林  
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復辭。使者迫之行。  
至武林驛。以病力辭。乃免。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節。  
樞高才博學。有目空四海之意。許謙爲文。予之畧曰。  
子也。夙知。尙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  
縱橫。猶三餘之掎撫。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  
援弓矢以有待。茲墉隼之可射。爾其致廣極高。抑鋒  
止銳。茂華發於深根。大聲震於宏噐。誠旣積而莫掩。  
道何遠之不致。蓋微箴之云。

論曰。作史盛業也。翰林顯官也。積學之士。以不遇其時爲憾。子長再徵而再却之。何哉。曰。有識之士。必不枉其學。樞績後漢書。旣以正統歸蜀。而黜魏吳矣。其肯以正統歸遼金。而置宋於閔位乎。夫以正統歸宋。則世祖未定。江南必不能有其正朔。尊本朝。則枉所學。持所學。則忤本朝。有志之士。必不以道殉人。此子長所以決於却聘而不起也。

胡助

胡助。字履信。號古愚。東陽人。祖中行。用范仲淹義田法。置田千畝。以贍族人。助生有殊質。力學。好古。經史。

百家悉究大旨、不屑屑章句、年三十、舉茂才、授廷康路儒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其爲學官、實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皆從授業、後登科第、爲顯官、甚衆、監察御史薦江浙博學通經、宜居館職之士七、永康胡長孺爲首、而助與焉、司業吳澂、南歸過金陵、見助所爲詩文、甚加稱賞、自是文名大振、仍爲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京、授溫州路儒學教授、用諸公薦、改國史院編修官、同修宋遼金三史、總史事者、選擇匪才、同僚不平、將上章辭職、助曉止之、選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時年七十、助爲人清癯、誠實無僞、喜稱



人善而薄勢利於人無所怨惡其爲詩文淡而腴質而麗脫去綺靡浮薄之態而一歸典雅宦游京國三十餘年盡交天下名士若虞集歐陽揭傒斯貢奎鄧文原蘓天爵馬祖常同郡則黃潛柳貫吳師道共相推許若楊維禎宋濂諸人則皆藉吹噓於助者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助嘗扈蹕上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李老谷登李陵臺關河歷覽之雄官籙儀物之盛目之所觸肆口成章讀之疊疊使人忘倦在都時有升學觀祭噐文有上京紀行詩皆爲時所重宋濂時爲後進兩致書求助序其師吳萊文又求序其家

譜助工文善書。凡故家大族遺卷名墨。經其題跋。卽  
增價十倍。所著有純白類稿三十卷。今存缺首十卷。  
論曰。予讀純白類稿。玩其文。想見其爲人。蓋寬  
樸茂君子也。其自傳云。釋老二氏之學。皆通其微  
而不惑焉。則其平日之言論風旨。必有入於二氏  
而不自知者。時婺州之學。得紫陽之正傳。仁山白  
雲。立言持世。以守先待後。爲已任。有言及二氏。則  
立起攻之矣。白雲送古愚序。諄諄以佛老之學。近  
似亂真爲辨。意以是與。

吳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父直方、在京三十年、主留守馬  
扎兒家、教其子脫脫、脫脫貴、直方爲丞相府長史、重  
紀至元、丞相伯顏專政、脫脫之伯父也、挾震主之威、  
脫脫乘其出獵、贊帝黜之、尋貶死於道、其謀始於直  
方、乃召至便殿、賜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未幾、  
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祿終身、妻盛氏、懷胎七  
月、直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至其室、心異之、  
翼日生子、因名曰來、母頗知書、來四歲、授以孝經論  
語、隨口成誦、七歲、能屬文、鄉先進方鳳見而奇之、曰、  
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名曰萊、族父幼

敏家多書、萊時出與羣兒敖、私挾一編以歸、夜讀竟、又復往易書、值幼敏至、迫而觀之、乃班固漢書也、以谷永杜欽傳叩之、萊琅然成誦、至終篇不遺一字、凡三試之、誦皆如初、於是幼敏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方鳳益奇之、乃妻以孫女、且授以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萊一覽卽悉其旨趣、鳳乃歎曰、明睿若吳生、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由是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夷、萊曰、此小醜耳、何必勤王師、使持尺一書喻之足矣、因

撰疏論其事。會疾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時主文者爲豫章熊朋來。巴西鄧文原。永康胡長孺。此三數公。皆耆儒宿學士。咸懼不得當。而萊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都。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目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一皆前迎後却。畢在塵砂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意若不可一世。尋以議論不合於世。退歸田里。出遊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邑子陳士貞家。其地與龍湫五洩隣。榛筍蒙

羈不類人世。日嘯咏其中。傲然自得。管口胸中無數。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下筆卽兒女子語。耳於是取春秋傳五十餘家。以意折衷之。皆有論著。復謂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廼就其所次。辨其時代。爲樂府類編。古之詞賦。專尙音節。必使官商相生。徵羽迭變。屈宋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降而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爲楚漢正聲。他文稿六十卷。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一卷。唐律刪若干卷。其所爲文。逸宕不羈。尤長叙事。俯仰顧盼。雖久遠至纖。

悉皆婉然若見。有漢人之風。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  
瞳碧色。爛若巖電。數步之內。見者爲之改容。而裁鑿  
精絕。人或以詩古文試之。察其辭氣。卽能辨其時代。  
當其賦咏。捷如風雨。數十紙頃刻而就。而屬對巖巧。  
文彩綉麗。觀者驚以爲神。有司以茂才薦。署饒州路  
長。鄉書院山長。未行而卒。年四十四。門人宋濂等私  
謚曰淵穎萊。同世有黃潛。柳貫。皆以文章著稱。言論  
風骨。暨祿位。皆過於萊。攷其文詞。或什一不逮也。  
論曰。胡仲申云。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  
敏悟過人。永康胡汲仲謂立夫曰。子面黧黑而多

黥唇。齟。掀。而。不。閉。黥。則。無。澤。不。閉。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曠。爾。不。見。酒。甕。乎。夜。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立。夫。不。壽。或。以。是。乎。雄。於。文。而。嗇。於。命。惜。哉。宋。潛。溪。曰。先。生。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遊。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豈。非。粹。然。儒。者。乎。厥。後。作。元。史。乃。不。與。胡。汲。仲。陳。君。采。諸。人。同。列。儒。學。何。耶。豈。以。文。章。雄。偉。峻。厲。馳。突。過。於。橫。決。乎。學。問。純。雜。尙。論。千。百。世。之。下。不。如。親。炙。



一堂著撰之家。必有取藝。早之列立。夫於文學。遵宋氏也。

柳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少受經於金履祥。學文於方鳳。謝翱。吳思齊。又往謁紫陽方回。淮陰龔開。南陽仇遠。勾章。戴表元。永康胡長孺。隆山牟應龍。悉受其說。貫少有異質。穎悟過人。好讀書。善記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歷。以至方技術數。道佛藏。靡所不通。其爲文。灑肆瀟灑。春容紆徐。每一篇出。人皆傳誦之。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遷昌國。滿考。遊燕京。吳

文正激見其文而奇之曰婺州柳君卿雲昔雨也天下士行被其澤矣程文獻鉅夫以墨一九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吾子貫爲文絕出於時館閣之士相與傳客之甚厚銓曹以士論所歸特除湖廣儒學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前後在列弟子千餘人業成而仕皆有名於時遷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有所規畫設施必俟貫論定時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貫毅然却之有神降於洛長史列上禮部乞加封號貫以神奸鼓民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才堪

風憲章再上不報。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貫典學甚有聲。所至必延名士以教學者。凡興復學官事不遺餘力。葺徐孺子墓。又立祠祀宋高士蘇雲。鄉古碑碣有殘缺者必訪而重鐫。務振起雅道。弦誦如林。諸生敬若神明。其後出爲名臣良吏者甚衆。秩滿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屢空不繼。而人愈嚮往之。使者行部必詣門承問而去。無虛月。至正元年復召爲翰林侍制。充國史編修官。未幾卒。時年七十三。逾數歲而元亡。學者私謚曰文肅。貫句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面色莊氣即即之。如被春風。與之處未

嘗見其疾言遽色。雖至桀、鰲、瞻其德容，莫不氣奪。意  
消。居家孝友。生平以獎進人才爲己任。人有一善，詩  
諄稱道。唯恐不聞。天厯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傒  
斯、義烏、黃潛、齊名。天下高之。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法。  
工篆籀。京兆杜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兼能鑒別。  
古彝器書畫，識其真贋。所著文集二十卷，字係二卷。  
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遺文若干卷。

論曰：古之有才者，必有大器以居之。則才始不濫。  
器大者，必學道。學道則所見大。其視文章之工，不  
啻稊米之在太倉。視文章之有聞於世，不啻一漚。

之興沒於海。其所著撰有待而起。如時雨之潤百  
物。而不司其功。吾於道傳先生見之矣。先生之學  
源本金許。其所自植於文章之本者。固已深矣。悖  
於性。則文不靡。深於養。則文不悍。正大和平。無蒙  
昧峻激之氣。雖與虞揭齊名。鄉人有求其文者。時  
亦不却。或請改酌。經數四不倦。未嘗有厭苦棄置  
之意。曾不自覺其工於文。而爲一代之宗師者。無  
他。學有以廣其器。器有以居其才也。

黃潛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幼俊異、善屬文、登延祐二年進

士第累官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仍納祿請侍養以終  
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尋兼經筵講官陞侍講學士上章求歸不待報而行  
帝聞之遣使追還復爲前官久之謝歸七年卒年八  
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  
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潛爲人寬厚博洽文行爲  
一代楷模而性精敏習知吏事疑難之獄一詢卽決  
多所全活在成均平易近人經其指授業成而仕皆  
有聞於時在禁林經筵進講非有關於治道之大不  
敢上陳啟沃之功爲多累主文衡所甄拔盡知名士

潛爲人清廉寡慾。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年甫強仕。卽獨榻以蒼頭給侍。聲色之事。一無所好。遇佳山水。則觴咏其間。終日忘反。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誠意懇至。不事矯飾。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不旋踵卽釋。不留滯於中。其爲學博極羣書。歸於至精。剖析同異。讞決是非。多先儒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六經。而以羽翼聖道爲主。其爲文。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見。中統至元以來。如潛者二三。

人而已。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碑銘多出其手。海內之士以文爲請者。日至於門。一篇之出家傳而人誦之。雖絕徼殊邦。皆知寶愛。善真草書。得其片幅必藏之。以爲榮。門人多一時名士。而宋濂王禕爲冠。

論曰。宋潛溪之讚文獻云。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當元運之盛。六合混一。河嶽之粹。鍾爲名儒。所云鴻筆之人。爲國霖雨。非公誰歸。

劉應龜

傅野陳堯道附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人。落落多大志。咸淳間。遊太學。



馬丞相高其才、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藉甚、久之、當循次得官、未幾、德祐失國、歸隱南山之南、人稱山南先生、積十五年、部使者強起之、主教鄉邑、卒歸隱而終、所著有夢稿、痴稿、聽雨稿、留稿、同里黃潛所輯錄、今皆不存、但於月泉吟社、見其春日田園雜興詩、有曰、青○春○却○付○鳴○鳩○管、白○日○全○輸○卧○犢○閒、耕○餘○樹○有○牛○摩○癢、稅○足○溪○無○人○照○瘢、屋○角○枯○藤○粘○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渾、在元人格調中、已爲造極、吳之器談、尚好祖述、太倉歷下、而詆甚、宋元故、婆書不及、應龜、龜同時、有傅野、字景文、陳堯道、字景傳、皆有詩名、

所著有二妙集、黃潛序畧口、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遊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束書東歸、遯迹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而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不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

宜乎能接先生之雋軌。而與之參翺翔。非餘子可得而與也。予嘗因先生自序諸稿。重加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稿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各得若干篇。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概。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而不遂泯滅也。

論曰。予讀月泉吟社詩。急欲得山南全稿觀之。詢之繡川諸友。或且不識其人。及考義烏志。不爲立傳。僅載黃文獻序。噫嘻。文獻之揚詡三先生至矣。有大人先生。生與同時。處與同地。得藉其表章。而

卒不能昌其詩。使有聞於後。况不遇其人。凡有賦作。如獨鳥喞音。自吟自止。其爲速朽易腐。更何如耶。

### 于石

于石字介翁。蘭谿人。因所居鄉號紫巖。晚徙城中。更號雨溪。貌古氣剛。善談諧。從王宗菴業詞賦。接聞郡中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隱居不仕。其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一時皆莫能及。所著紫巖稿。金履祥爲之序。烏傷吳之器。約舉其詩。如一川。踈雨平砂牧。半樹斜陽隔塢春。欹枕石

泉閒夢少出門風雨落花多梅邊得句清霜月松下  
敲棋碎壑雲五言如坡煖四時筍溪寒五月花春盡  
花無主風來葉自秋風味俱不凡四明楊德周稱其  
詩如咏孤鴈云有伴月明惟顧影欲鳴風慘不成聲  
春感云鶉鳩夫婦孤村雨杜宇君臣故國春半山亭  
云半山落日樵相語一逕寒松僧獨歸西湖云山園  
花柳春風地水浸樓臺夜月天五言如家貧猿執爨  
林靜鳥司晨林霽通樵徑山雲隔寺鐘雲斷遠山出  
林踈落日明孤燈茅屋雨落葉石橋霜俱堪謳咏同  
時有李坦之皆能詩有聲坦之詩有落日中原小悲

風。易。水。寒。芙蓉。水。碧。雙。鳧。冷。荷。荷。風。高。萬。馬。肥。

徐畸黃景昌徐鈞馬道貫

徐畸字南夫蘭谿人自幼穎敏力學好修嘗受易於漢上朱先生震兼明春秋戴記嘗言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親否則徒碌碌耳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秉義不阿爲文雅贍有法乾道間詔求賢良有司以畸應詔力辭不就東陽吳文炳作安田東塾聘畸教其鄉之學者嘗曰以經教人爲國家育才是亦仕也吳師道稱其才兼文武而卒以不仕亦高抗之士也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

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黃景昌字明遠浦江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之學三傳互異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作春秋舉傳論又作周正如傳考蔡氏傳正誤古詩考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亂九章其論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梓慎占星字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

陳鄭之災。爲五月。他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  
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月數之不同矣。蔡氏傳書  
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  
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  
蔡氏之爲是說。豈欲以羸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  
十月。以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  
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  
爲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  
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  
歲者乎。又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



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爲正。則皆可以爲春矣。豈不以子凡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爲春也。亦可矣。其餘論日夜食。樂府古今體辨。皆當時所推服。不盡錄。

徐鈞。字秉國。號見心。蘭谿人。宋汀州使君時升之子。以父任爲濠州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日以史籍自娛。與金履祥善。延以教子。朝夕相摩切。明修己治人之道。著史咏一千五百三十首。許謙張樞黃潛皆爲之序。

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與弟德璋。師事許謙於八華。

山受濂洛之學，謙以詩勉之，甚至諫歿，制服盡禮，晚號得一叟，非公事不入城府，所著尚書疏義六卷，永樂間纂修經傳，多採錄焉。

論曰：徐南夫之文，至今載東陽志中，清古適逸，可以想見其爲人。黃明遠，博君子，邃學卓識，讀吳立夫集可考。徐秉國，馬德珍，文皆不傳，人品亦異，因元史俱載文學，故列之一簡。

吳景奎

吳景奎，字文可，蘭谿人，生平好爲詩，常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濡其衣，弗覺，所著有葯房樵唱，宋濂爲

之序曰。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襲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麗。衝廳激浪。不足爲之豪。其婁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莫難之珍。如登崑邱。而觀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也。其推許如此。子履列政績傳。

聞人夢吉

聞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說老。號桂山翁。嘗遊王

相之門、夢吉躬承家學、父子自爲師友、手抄六經傳  
疏、深究義理、閉戶十年、悉通奧旨、學者爭趨之、泰定  
中、取鄉貢、用薦者、起爲校官、累遷、泉州教授、前後學  
徒著籍者、毋慮二千人、隨其資質、而造就之、多爲成  
材、至正戊戌、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畧江南、承制授  
福建等處儒學提舉、辭不上、晚依其壻唐以仁、卒於  
永康之魁山下、夢吉平生好道篤、涵養邃、表裏通融、  
終始純一、人皆稱爲有德君子、門人宋濂等謂其執  
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私諡曰凝熙先生、

李惠李序李裕

李惠字公澤、東陽人、博涉經史、志行高潔、大臣以才薦爲歸德州同知、力辭不赴、居石門、築圃蒔花木、與同人論文談藝、鼓琴爲樂、作石門六觀詩、許謙陳樵皆相屬和、著有適菴集、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工詩文、年十七、有和李長吉樂府氣韻格調、摹倣逼真、所著四書新說、理優才贍、危素宋濂皆與聯契、嘗遊京師、左丞許有壬言於中書、移牒江浙行省、徵爲學校官、未及上、卒歸隱東白山、與陳樵唱和、所著有綱鑑集、

李裕字公饒、大同孫、從官、進、至治間、嘗詣闕上聖

德頌英宗召見玉德殿補國子生天曆間舉進士授  
陳州同知惇尚禮教吏民化之轉道州推官著有中  
行齋稿未瀛爲作墓銘

胡濺

胡濺字景雲號蔗菴東陽人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  
問深邃行文典雅長於詩賦尤善表啟所著有愴鳴  
集八憤詩其東白山賦尤爲時所傳誦

論曰吾東元時詩家鹿皮子外推胡景雲矣迄今  
讀八憤諸詩大抵皆窮愁不得志之作而自附於  
四愁五噫之列三李麗質秀文與辭斐然公澤伸

倫邑志多錄其作。公饒才望。聞然。康熙年間。廣文會稽董澹齋先生。從李氏得其遺編。盛加稱賞。登其作於列朝詩中。獨多相去數百年。醬瓿漸滅。中忽遇賞音。文章之臭味。豈以時代隔哉。

唐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也。幼而穎悟。既長。受業於許謙。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廉訪使暢篤聘講淮陰。懷德披剔經髓。意融詞暢。聞者傾聽。武威余闕持節游右。深慕所學。特傾下。

闕善大書，或請書楊雄九州箴，乃不知所出。懷德曰：此載古文苑，卽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闕爲之歎服。又嘗會宋濂於錢塘，濂飲之酒，爇火夜坐，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及僻隱綿侯之書，又數十家。懷德歷舉所疑，以問濂，歷誦其文，以對懷德。歎曰：君之學一至此乎！旣而濂亦質所疑於懷德。懷德答之如撞巨鐘，隨叩隨應。濂亦歎其精博。懷德乃言曰：學不在博。徒博，陸澄書厨耳。吾將藉此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學錄，未及上而卒。年五十一。懷德天



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飾之行。自幼至老。劬書不厭。時或風氣曠曠。賓客滿座。觸其談鋒。岸幘傾吐。愈詰難。愈不可窮。有求其詩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蘖雜芳。不擇地而發。然未始有自矜意。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辨名曰破萬總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鈎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於家。

論曰。宋文憲云。唐爲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

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漕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出者。世稱說齋先生。思誠。其七世從孫也。君子之澤。其未艾乎。雖勢位之隆。不得志於一時。而學術之殷。則遺芳於千載。究之思誠所著。至今無有傳者。黃黎洲列諸皇明儒林錄。其取憑於文憲墓誌乎。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哉。